

戏剧

XI JU

2

戏剧

第二輯

1958年

目 次

| | |
|--|--------------|
| 順六法归僊 (活報劇) 上海鍋爐厂工会俱乐部話劇曲艺組集体 創作 | (1) |
| 暴風雨 ——七場六景越劇 上海越劇創作小組集体改編 | (17) |
| 紀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 | |
| 关汉卿——人民的戏曲家 | 邵會祿 (49) |
| 詐妮子調風月(京剧)..... | 陳西汀改編 (54) |
| 改編“詐妮子調風月”的一點体会 | 陳西汀 (74) |
| 沪剧“战士在故乡”觀后感 | 李時剗 (77) |
| “打猎回書”的修改經過与教訓..... | 崔嵬 (79) |
| 編后記 | (86) |

顧六法归队

〔三幕六場活報劇〕

上海鍋爐厂工會
俱樂部話劇組集體創作

——演員表——

(出場為序)

| | | | |
|-----|-------------|--------|-----------------|
| 報告員 | (不出場) | 張德才 | (該廠退休老工人) |
| 小 朱 | (車工，廿六歲) | 李海龍 | (在職老工人) |
| 工人乙 | (青工) | 顧老头 | (解放前，顧六法父，五十多歲) |
| 周榮華 | (青工) | 李 三 | (解放前，水電公司門房) |
| 顧六法 | (車工，年廿八歲) | 張买办 | (解放前，水電公司买辦) |
| 工人甲 | (青工) | 張太太 | (解放前，水電公司买辦太太) |
| 干部甲 | (夜校老師) | 彭大生 | (顧六法同車間車工，廿七歲) |
| 小 劉 | (檢驗員，廿五歲，女) | 工人羣衆數人 | |
| 陳書記 | (顧六法支部書記) | | |

(說明：本劇人物可兼扮其他角色。全劇不需任何布景，只要准备简单道具即可，最好能利用灯光換變場次，比較緊湊連貫。)

第一場

(這是車間的紅角，台右有一只報架和一只梯形的雜誌、畫報櫃。旁邊有一只小方桌，二

三把椅子和幾條長凳。

(幕開：小朱和工人乙坐在椅子上看書報，從音樂伴奏中可听到報告員的聲音。)

報告員：同志們！社會主義給我們工人

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了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有些青年工人，由于对旧社会的苦难体会不深，因此很容易被资产阶级思想所侵袭了，上海锅炉厂青年工人顾六法就是这样一种人。

(报告员声落，周荣华拉着顾六法上。他俩今天打扮得都很漂亮，穿着时髦的毛料服装，皮鞋擦得亮亮的。顾六法的衣襟敞开，露出雪白半挺的襯衣和花色的細絨馬甲，他一手拿了一双运动鞋，一手抱着一只足球。

顾六法：(掉掉周的手)嗯，小周，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那样大惊小怪。人家踢完球还没休息呐。(将鞋放在桌下，球丢在一边。从衣袋里拿出梳子梳头髮，整理服装)

周荣华：我给你看样好东西。(把画报翻得乱七八糟，终于找到了一本，送至顾前)老顾，你瞧，这套服装的式样多漂亮。(二人共看)

顾六法：(点头称许)嘿，的确好看，比上星期我们俩在时装商店看到的那一百八十元一套……(想不起名称，问小周)那叫什么？

周荣华：春秋三用衫。

顾六法：(点头)对，对，比那套春秋三用衫还要漂亮。(顾远望，近看看，表示喜爱)

周荣华：(投其所好)老顾，我们俩亦照

这个式样去做一套，你看好吗？

顾六法：(看看自己服装)好是好，不过我家里还有二套新的，才穿过二次，现在又去做会不会浪费。

周荣华：这怎么叫浪费。年纪青青不弄几套漂亮衣服穿穿，出出风头，那才是浪费呢。

顾六法：(心被说动)……

周荣华：不讲别的，如果你穿上漂亮的衣服去参加舞会，朋拆，朋拆……(作跳舞状，不当心踏着工人乙的脚，工人乙讨厌地拿着报，离开较远处坐下)嘿，那些姑娘们一瞧，(装邀请入舞的样子)准得另眼看待。

顾六法：(下决心，拍周肩膀)好，月底发工资决定去做他一套。

周荣华：(见顾同意，高兴)这才够朋友。你没听人说：“人生在世，吃穿二字。”我们这时不图个痛快，那才合上了满江红的那句唱词：(唱着)“……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周荣华：(大笑)哈哈……

顾六法：(忽然想起什么)哦！今晚十七厂有舞会，你去吗？

周荣华：这还少得了我。(看表)早呐，还有二个多钟头。

顾六法：待会儿一起去。

周荣华：一句话。不过你在这方面技术太差，还得要好好地下些功夫。

顾六法：(开玩笑)那我拜你做师傅。

周荣华：嘿，有这么便当的事，一个鑄点
要一磅巧格力糖的教練費。

顧六法：行，只要你把最新式的步法教
会了，我一定請客。

(这时外面有人在叫：“顧六法，
顧六法。”)

顧六法：(应)噃！在此地。

工人甲：好啊，找了你們半天。

顧六法：(見是甲)什么事？小标。

工人甲：什么事！你忘了，昨晚上我那个
鼻子輸得不服氣，找你翻本來
啦。

周荣华：(追工人甲)哦！你找我們杜洛
克專家來翻本來啦！當心又紅
了鼻子回去。

工人甲：(对小周)什么紅的綠的，我今
天非要跟老顧見个高低。

顧六法：牌呢？

工人甲：(从袋內摸出丢在桌上)早就預
备好了。

顧六法：还缺一个。

周荣华：(指小朱)那不是現成的摆着一
位。(招呼)喂，小朱，來打杜
洛克。

小 朱：(放下杂志)我不来。

顧六法：(协助邀請)小朱，來罢，三缺
一。(顧不由分說去拉小朱)

小 朱：哈哈！三缺一，我們顧師傅的
牌攤又来了。好吧，陪你們來
玩会儿。

(四人打牌，呼吆声喧鬧不已；
工人乙被吵得不安心，跺着脚
下。一会，干部甲上。)

干部甲：(向顧六法)顧六法同志。

顧六法：(見是甲)哦，俞老师，坐，坐。

(將長凳移了移叫俞坐，俞未
坐)找我有什么事？(边打牌)

干部甲：听小刘說，你这学期不打算念
書，我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事，
特地來問一声。

顧六法：(心不在意地)是的，沒有空念
書。

干部甲：(奇怪地)怎么，沒有空，我看少
跳几場舞，少打几回扑克牌，就
够你學文化的啦。

顧六法：(連忙改过来)不，不，不是沒有
空，說实在，俞老师，最近我身
体不好，打算停一学期再講。
(看牌打錯了，連忙急叫收回)
打錯了，打錯了。(抽一張牌掉
在桌上)給！

干部甲：(意外地大笑)哈哈，你的身体
不好，那真是天知道。(拍拍顧
的肩膀)足球場上的好手，跳舞
健將。喂，你別开玩笑好不好。

顧六法：反正隨便你怎么說，我对念書
是沒心思的。(又將牌掉在桌
上)給！

干部甲：(看看无法說动，告辭)好，我們
下次再談吧。

顧六法：(見俞走，半起身招呼)好好，再
会。(俞下，顧馬上又聚精會神
地打扑克，抽出一張用力地掉
在桌上)給！

(灯光随声落)

第二場

(幕开：台左有一檢驗台。桌

上亮着一盏工作灯，桌旁挂着“金工车间检验组”的牌子。时间在晚上正当三班工人吃夜点。检验员小刘在检验加工件，我们可以看见三三两两的夜班工人拿着饭盒匆匆地去吃夜点。顾六法和小朱还在等待小刘的检验报告。这时工人甲拿着饭盒走过检验台。

工人甲：（向顾六法打招呼）顾师傅，走，咱们一起吃夜点去。

顾六法：（发现有人叫他，急忙回答）哦，小林，你先去罢，我还要等检验报告。

工人甲：那末我先走啦。

顾六法：（点点头）好，好。（工人甲下。顾对检验员）小刘，好了没有？

小 刘：（聚精会神地工作没理会）

顾六法：（打趣）怎么，不喘气，八成儿又要卖关子是吧？

小 朱：（把顾拉出来）人家在工作，你别捣蛋好不好。

顾六法：去你的吧！人家还未到你家过门，用不着你那么操心。

小 朱：好，好，算我讲错啦！（示意小刘，轻声）等会儿给她听见……

顾六法：怎么！给她听见又得挨骂是不是。啊呀！真狠啊，未过门的媳妇还会管男人。

小 朱：喂，喂，我求求你少讲几句行不行。

顾六法：行，行。（拉小朱）走，瞧瞧检验好了没有。

小 朱：准没错，你顾六法干的，喏，质

量总是一根油条两个大饼。

顾六法：什么油条大饼，乱七八糟。

小 朱：就是百分之百挺好！

顾六法：（看小刘在摇头）嘘……别打岔。（二人急忙去看）

小 刘：啊！糟了，差一絲，你看！（把小朱的活错给顾六法）

顾六法：（当时吃惊，后来看出）喂，小刘，你别大惊小怪，我手里能出废品。（打趣）这是你们那口子小朱干的活。

小 刘：（脸色羞红）对不起……（给小朱）

小 朱：（看活）怎么搞的！（明白了）哦！这是最后一只，我当时看前面几只车得都不差，也就认为没问题，想不到这一马虎……

小 刘：（插上去）就出了废品是吗！亏你还说得出口呐。

小 朱：（道歉地）以后我一定好好的注意，按照操作规程去做。

顾六法：对，还要注意思想别开小差。（含意小刘）小刘你说对吗？

小 刘：（对小朱）老实说，我看你呀！技术上要好好的跟老顾学习学习，（羡慕地）你看人家打从进厂以后，进步多快，十八个月满师，五年不到就是七级车工。

顾六法：（逗小刘）小朱他也不错，你不要门缝里看人，把人给看扁了。

小 刘：不错呐，进厂快六年啦，连五级工都快评上。

小 朱：（惭愧地）是的，我太笨了。

顾六法：小朱，你怎么说这种泄气话，你

看我刚进厂的时候，还不是跟你一样，什么也不懂，可是我知道没有技术就吃不开，只要本领学会，什么都不怕。所以我特别专心跟师傅学，人家玩我不玩，别人厂礼拜看戏逛公园，我就到师傅家里去讨教，我一心想争口气，早一天把本领学好。

小 刘：是啊！人家学习多钻啦，连厂礼拜都不去玩，难怪人家在当学徒的时候，一连三次评为甲等，车间谁不夸他好，都说顾六法进步快。

小 朱：（委屈地）顾，可是人家老顾有文化。

顾六法：文化。（大笑）哈哈，我这个初中生还不是进厂里夜校熬来的，你不信问问我刘，我刚进厂通信亦看不懂。（小刘点头）再说你到底还是一个正正规规的初中毕业生呢。

小 朱：可是话又得说回来，凭我这点技术，四级工也不算太低。我认为技术还没有在我的手里扎了根，升级过快，对我来讲并没有什么帮助。老顾你说对吗？

顾六法：（半真半假地）你这种说法我不同意，一个人只要有本事，升七级八级这是人家的能耐，你懂吗！古人有句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顾六法要是没有这三下子，七级车间领导上会白白地送给我吗？

小 朱：（很难解释）

小 刘：（正色）顾六法同志，（恳切地）我不希望你拿这些话来帮助一个同志。上次小组会上，你不是保证不再骄傲自满了吗？怎么一下子老毛病又犯啦！

顾六法：（認識到講錯了話，口吃地）哎！我說錯了話，老毛病又犯了。

小 朱：（一看手表）啊呀！我們光顧談話，把吃夜点都给忘了。（对顾）还有十分钟，走吧。（朱、顾两人准备走）

小 刘：算了，别去啦！我抽斗里还有一包饼干，你们拿去当点心。（朱、顾各分一些饼干）

顾六法：谢谢。（忽有所思）說实在話，咱们厂干部就会揩我们油；本来吃夜点可以休息半小时，一家伙縮短到二十分钟。（又想起什么）我们刚进厂的时候，做夜班每个人还有一碗排骨面吃，现在改发二毛錢的夜班津贴，讓自己上食堂去买，我看领导上真是把咱们工人的福利生活，就像括胡子样儿越括越短。

小 朱：（对顾不满）老顾，你这样講法不对。

小 刘：（有些怒意）是啊！你拿这些话來批评领导是不应该的。

顾六法：不应该？嘿，不应该的事情多呐。（从袋中取出工资单丢在桌上）这个月我連定额工时都未达到，奖金不拿，工资倒扣，这倒是小事情，你說說叫人問起

来可有多难为情。

小 刘：（看了一下放在桌上，小朱亦拿起来看）这有什么难为情的。

这个月你达不到定额，是因为你脱产了几个月，刚回车间生产难免有些跟不上。再说，你干的活质量很好，就活出得慢一点，过一个时期还不是跟大家一样。

小 朱：（对顾）是啊，工段潘秀珍姐请了五十六天产假，回来亦不是二个月没达到定额。何况你又脱产了半年多，免不了有些生疏。

顾六法：（拿起桌上的工资单）那就让他倒扣！

小 朱：（指他手中工资单）这又怕什么，倒扣你一个月还可以拿九十几元，加上你爱人收入有一百四五十，家庭负担又不重，生活上不会受什么影响。

顾六法：影响，影响大呐！原来打算月底跟周荣华去订衣服，现在拿什么去做？

小 刘：（讽刺地冷笑）嘿！你又不结婚，下个月做不是一样。

顾六法：一样是一样，可是心里就不痛快。（又发牢骚）你们说当干部多痛快，月大月小照样拿工资，拿奖金。虽然奖金少些，可工作多轻松自在。我說啊，咱们工人劳动真是白费牛虎之力，一点没意思。

小 刘：（越听越生气，实在忍耐不住，

拍了一下桌子，阻止地）顾六法！你瘋了吗！怎么講出这种落后话来呐！

顾六法：（骄傲地）好啦！好啦！（拉小朱）干活去吧！（对小刘）这有什么奇怪的，我还准备写大字报呢！

小 刘：（意外地感叹）啊！……

（灯光急暗，幕落）

第三场

（这是该厂大字报栏的一部分。大字报栏上边写着“辯清大是大非”的宣传标语。顾六法的“工人劳动是白费牛虎之力”和“领导上对待工人福利生活象括胡子样儿地越括越短”的二张大字报贴在中间。两边都是反批评的大字报。

（开幕时：工人甲、小朱在看大字报。陈书记陪退休老人张德才上。）

陈书记：（用手指大字报栏，告诉张德才）喏，就贴在此地。

工人甲：（听见人说话，回头见是陈、张二人，即迎上去）陈书记。（向张）哦！张师傅长途远道见啦，您好。

张德才：（点点头）好。

小 刘：（迎上去）张师傅，您好！

张德才：好，大家好。

小 刘：张师傅，都放工了，你还上厂里来。

陈书记：张师傅是身在家中心在厂，他是为着来看顾六法的大字报。

张德才：对。虽然我退休了，可是厂里

出事可不能不求啊！

小朱：張師傅，（走向大字報）您看，這就是顧六法貼的大字報。

張德才：哪。（戴上眼鏡，上前）

小朱：張師傅，我念給你聽。

張德才：（點點頭）好。

小朱：（邊用手指邊念）“工人勞動是白費牛虎之力”。（張德才臉上已呈現不愉快，小朱接着又念另一張）這一張他說：“領導上對待工人福利生活，就象括胡子樣兒地越括越短”。

張德才：（這時顯得很氣憤：自語）啊！他真的貼出了那樣忘本的大字報，我太痛心了。（對陳書記）陳書記，昨天我家老二回來跟我說，我還不相信，真想不到他會走到邪道上去。

小劉：張師傅，說來真氣人，顧六法還說他自己有道理呢！

張德才：（實在忍不住）嘿！他還有道理，我倒不信。（從袋內掏出挂表）來得及。（大聲地對工人甲）小潘，你去把顧六法找來，就說我張德才特地來找他評評理。

工人甲：好，我就去。（急從台右下）

陳書記：張師傅，你坐會兒息息吧！

（小劉扶張坐下，陳也坐張旁邊。）

張德才：（又怕自己剛在冒失）陳書記，可以找他評評理吧？

陳書記：當然可以。張師傅，我還沒有告訴你；顧六法這二張大字報連咱們毛主席也知道啦！他還

告訴王廠長說：“青年工人，沒有受過舊社會的苦，更應該加強階級教育，提高階級覺悟。”

你是老工人，又是他的師傅，你能够來幫助他，那是更好了。

顧六法：（跟工人甲上，見張在，急忙上前）師傅。（對陳）書記。（張、陳起立）

張德才：（頃刻怒上心头）師傅！嘿，誰是你師傅！

顧六法：（退后二步，有些窘）

張德才：顧六法，你不想想，你進鍋爐廠是个什麼樣子，一個在舊社會學了三年裁縫還不會做榔頭的學徒，今天在人民的工廠里當上了七級車工，怎麼？還對不起你呀！（向眾）叫大家說說，共產黨那點兒不好？就拿我老头兒來說，沒有共產黨我這把歲數，早就倒在馬路上餓死了。（大家點頭）我看你這種忘本思想得好好地徹底檢查一下。

（當張說話時，李海龍老工人上，他拿了一包東西，站在旁邊聽着。）

小劉：張師傅說得對。就拿我母親來講，解放前生病住在醫院裏，後來付不出住院費，就被他們趕出來，可憐還沒抬到家門口她老人家就死了！而現在呢，你跟你爱人有一百七八十元一個月的收入，生活這樣好，你還說領導上括胡子，（大聲）你呀簡直是在胡說！

李海龙：（激动地）我来講講。（大家都望了一下）

張德才：哦！李海龙老弟，来得好。你跟顧六法父亲是师兄弟，你倒說說看他是個什么思想。

李海龙：我來說說，（向众）我說小顧資產階級思想迷了心，忘了本，身在福中不知福。（打开衣包）你們看看，这是我特地从他家里拿來的二件衣服，這一件是顧六法父亲顧老头在世時穿的衣服，這一件是顧六法最近二三年做的許多毛料衣服的一件。家里還蓋了新房子，小日子过得挺美滿，他还不滿意。顧六法，我跟你父亲早年在英商水电公司那種牛馬日子你忘了嗎？你父亲怎么被他們折磨死的，（大声）你难道也忘了嗎！我要你手摸着胸口，好好地想一想，誰在白費牛虎之力。
〔工人甲將二件衣服挂在顧的大字報二邊，并用紙條标明。这时傳來一陣電鈴聲。〕

陳書記：同志們，交通車鈴响了，我們明天再談吧。（向众）現在大家就回去，交通車馬上要開了。

众：好，明天非得要給他辯辯清楚不可！（工人甲，小劉，小朱下）

張德才：（也准备走）陳書記，我走了。

陳書記：好。（对李）老李，你送送張師傅上車吧！

李海龙：好。

張德才：（走了兩步，見顧六法還是站着

发呆，上前）小顧，你得拿出我們工人階級的骨氣來，做錯了事情就承認，怕什么，只要決心改過，我老头就会原諒你。

李海龙：（亦插上一句）是啊！只要認錯改過，大伙会原諒的。

張德才：（对陈）再見。

陳書記：再見。（張、李二人下，陳向顧走去）顧六法，剛才同志們對你批評得很對，你應該深刻地檢查一下。就拿你們小組的周榮華來說，通過整風，不但檢查了資產階級思想作风，并且還檢查了過去干地下工廠的可耻行為。你是一個共產黨員，我相信你会知道應該怎樣來向羣眾交待的，現在就是黨考驗你的时候。

顧六法：（慚愧不語）

陳書記：好吧，你早点回家去，好好地想一想。

顧六法：陳書記，你先走，我就回去。

陳書記：我走了。（陈下，音乐声起）

顧六法：（沉痛地看著大字報，想抓又不敢抓，他慢慢地拿下兩件衣服，對比看看，难过极了，眼睛涌出了泪花。他仿佛听见他父亲在叫“六法，六法，你爸爸死得好苦”。

〔灯光急暗，立轉第四場〕

第四場

〔灯光慢慢亮时，顧六法还是穿着上場的那套服裝，他在台前

慢慢地徘徊，逐渐跟着报告员的声音，站在舞台一边，随后消失。

报告员：到底是誰在白費牛虎之力，顧六法他在党和群众的帮助下，思想上开始有了斗争，他现在慢慢地回想起他父亲在临死前给他講的一樁不幸的遭遇。
〔随着顧六法身影的消失，从灯光照明下，我們看見台右方里邊，有四五步石級，這是旧社会英商水电公司張买办的公館門口。天色昏暗，隐约从里邊傳出一陣陣飲酒作乐的嬉笑声和猜拳声。〕

〔衣衫破爛的顧六法父亲顧老头，年紀在五十上下，眉目間神情，显出他很忧愁和苦惱。拐着脚患有重肺病，支着一根木棍，有气无力地在門口来回走动，不时朝里邊望望，最后走到石級邊。〕

顧老头：李先生，張买办還沒有出来嗎？

李 三：早呐，酒席還沒有散呢！

顧老头：可憐我从早晨等到現在，連口水都沒有下肚。（咳嗽剧烈）是不是麻煩你給稟報一声。

李 三：顧老头，耐心等等吧！你不想想今天是买办太太的生日，大厅里摆滿了酒席，他还会空來見你，別想那么好事。（停一停）顧老头，我剛在聽見里邊要汽車去接董事長太太，八成是买办自个儿去接，我看你就乘这

个机会求求买办，說不定会給你想个法子。

顧老头：是，謝謝你的好意。

李 三：可是見了买办不要多罗嗦，否則我又得挨罵！

顧老头：那当然，当然。求你多多照顧啦，等会儿买办出門的時候，还勞駕你給我提一提，你說我顧老头等了他一天啦！

李 三：知道啦，知道啦。（有些灰煩地入內）

〔顧老头好象有些希望似的，走路似乎有了一点勁，满怀希望地候在石級下。片刻，一对衣帽华丽的夫妇出现在門口，男的是張买办，李三跟在后面。〕

顧老头：（見張喜出望外）張买办，張太太。

張买办：（眼光搜索了半天，才看見顧老头）是顧老头嗎！找我有什么事？

顧老头：唉，我……（想接近些講話，女的用手絹掩鼻）

張太太：別過來，別過來，就在那儿說罢！（往邊吐口沫）

顧老头：（哀求地）張买办，張太太，可憐可憐我吧，我打從開除出公司后，家里到如今都沒吃的啦！后来又染上了痨病。（女的更怕，躲在男的后面）張买办，看病沒有錢可以不看，可是我的脚是被厂里的鍋爐炸傷的，現在搞得沒法去掙飯吃，眼看一家大小都要活活的餓死！張买

办你就修好罢！給些錢讓我把脚給治一下，如果看好了，亦可以讓我全家大小喝上一碗稀粥，这也是你买办的功德。

張买办：我說顧老头，你这个人，唉！沒有良心，你說說看，工厂的鍋爐爆炸損失多大，虽然跟你沒关系，可是你一条腿給炸壞了，當然亦不能給厂里干活了。難道說，我們公司里還要養你一輩子，這真是天大的笑話。上次开除的時候，給你一個月工資的救濟費，這是人家英國先生們的仁慈，我看你還是自己想想辦法吧！

顧老头：張买办，我这条腿是公司的鍋爐給炸的，不是我工作上不當心摔的，再說，开除出厂道理上亦講不過去，你難道就一點同情心也沒有。

張买办：（狂笑）哈哈哈……道理，你還懂得道理，哈哈……真是灯不点不亮，話不講不响。（一本正經）按道理呀！英國老板說，把你們這些穷光蛋都送到巡捕房給关起来。（伪善表好）就是我才同情你們，可憐你們，跟英國董事長說說，开除算了吧！顧老头，你可別恩將仇報啊！哈哈……

顧老头：那里，那里。張买办是好人，這我打心眼里都明白，我求求你，看在我給公司里干了二十年活的份上，就請張买办再救濟一

次吧。

張买办：（厌煩地）好啦！好啦！不要在此地多罗嗦，如果給外國先生們出來看見，这多不象話。（又一次地伪善）我看，你还是先回去把病給治好了，慢慢地有机会再給你想个法子。

顧老头：（眼看失望，心里有些不乐）买办先生，我假如自己有錢治病的話，今天还会來求你嗎？

張买办：（狡猾地）那你打算怎么样？

顧老头：（理直氣壯，实事求是）我要求公司把我这条腿給治好。

張买办：（冷笑）嘿嘿，顧老头你不要給臉不要臉。（厉声）你还是老老实实地給我回去！

顧老头：（飢餓、貧困迫使這善良的老头有了堅強的斗争意志，这时他已不顧一切的提出自己的正当要求）回家，沒有那麼容易。（大声地，一步一步走上台阶）我要治好这条腿才走！

張买办：（看見顧老头竟敢走上台阶，不免有些吃惊，与太太退后二步。恶毒地）好啊！你竟敢要无賴，（用手比划）你不看看这是我張买办的公館門口，你这穷老头还想造反嗎？（回头）来人！給他驅走！

李三：（急忙走向顧老头前，用手一推，老头禁不住被推下台阶）姓顧的，（用手將帽沿移了一移，显出狗腿子的本色）你活得不耐煩了吧。

顧老头：（这时心里更气愤更激动，他整个身躯都在颤动着）对，我活得不耐烦了。（使劲地将李三推开，挣扎地踏上了一步台阶）拚掉我这条老命，也要把腿给治好。

李 三：（两手将顾老头回后一拉，顾跌倒在地）去你的罢！

張买办：（看看手表）啊呀！讓这穷老头給搞昏了，忘了去接董事長太太來吃酒。（对太太）我們走罢。（回头看了顾老头一眼，吩咐李三）李三，你馬上把他趕走。

李 三：（鞠躬）是。

張买办：（又想起什么，命令地）如果老头儿再胡鬧的話，馬上叫巡捕房把他帶走！

李 三：（又一鞠躬，得势地大声回答）是。（张买办夫妇下，汽车喇叭声）。（用脚踢踢老头，神气活现）嘿，剛才的話聽見了沒有？（这时顾老头半起身子，气急咳嗽。李三用手将顾一把拉起来，老头摇摇摆摆地站起来，李三一掸手）別裝蒜了，走罢！

顧老头：（这时有气无力，看了他一眼）

李 三：（見他不动，用手一推）走。（更大声）走。（推着顾倒地跌跌地往后走）

（灯遂暗）

第五場

〔幕开：陈書記的办公室，一只写字台，二三只凳子。陈書記正在写东西，天已很晚了，桌上亮

着一盞台灯。〕

報告員：我們的階級教育，不仅要使青年工人看到經濟上的翻身，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政治上的翻身。在這場辯論中，顧六法終於以工人階級思想批判了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顧六法在自我鬥爭中認識了自己的錯誤，決心改造自己。

顧六法：（在外喊）陳書記，陳書記在嗎？

陳書記：（停下筆）進來罢！

（顧六法手里拿着一份檢討書材料和一份大字報，可能由於過分激動，顯得神色非常緊張。）

顧六法：（將材料放在桌上）陳書記！

陳書記：（招呼）坐，坐。（顧未坐）

陳書記：（看表）啊！快十一点啦，这么晚！还不睡觉。

顧六法：陳書記，今天我是夜班，特地送檢討書來啦！（給陳一份材料）這是向羣眾檢討的大字報。（又給陳）

陳書記：（把大字報打開，簡單地看了一下，然後又折起來）對，應該向羣眾彻底地交代，深刻檢查思想。一個共產黨員不怕犯錯誤，只怕犯了錯誤不肯改。既然犯了錯誤，那就必須徹底把它改正。只要有決心，改好了還是我們的好同志。

顧六法：（感动）書記！是真的嗎？

陳書記：這有什么假的，你忘了上次在展覽會上，王廠長給你講的話嗎？你的情況連咱們敬愛的領

袖毛主席也知道啦。毛主席还告訴厂長說，要帮助你“提高阶级觉悟”呢。

顧六法：是的，我太慚愧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整天那么忙，还要为我这种人操心，我太不應該了。我恨我自己为什么这样不長进，为什么这样不学好，我心里真说不出的难受。陳書記，說实在的，我打那天起，每天时时刻刻老是在想，顧六法啊，顧六法，毛主席來上海不給他老人家一个好印象；相反，給他知道鍋爐厂还有一个忘本的工人顧六法，我这有多大的罪过。我怎么对得起自己，怎么对得起全厂四千职工，又怎么对得起領導上平时对我的教育和帮助。可是当我知道毛主席并沒有严厉的責备我，处分我，相反的告訴咱們厂長和党委書記來耐心地帮助我，这时候（眼睛有些潮濕）我心里太激动了，我深刻地体验到，我們党是多么的伟大，毛主席是多么地仁慈，他是多么关心我們这年轻的一代。陳書記，不怕你笑話，我在写檢討書的時候，不知怎么搞的眼泪就熬不住，我怕家里人看見就跑到門外讓它流个痛快。陳書記，我体会到党又一次地挽救了我，帮我又翻了身。

陳書記：对，党又一次帮助你翻了身。

記住，这次是政治上的翻身。（稍停）解放上海，你进入了人民工厂，从此生活安定，这仅是在你的經濟上翻了身，你懂嗎？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翻身。如果一个人不关心政治，也就是说不关心学习，不求进步，那么他就会很快地墮落下去，这种人就会被社会淘汰，你明白嗎？

顧六法：明白。

陳書記：毛主席他批評得你很对：“你对現在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当成为剝削階級資本家，这是不應該的。”这句话含意很深刻，对你來講更有重要意义。你父亲在旧社会干了几十年的活，一条腿給鍋爐炸伤了，可是資本家心里又怎么样呢？他們却認為你父亲从此再也不能够給他們卖命了，掉錢了，所以就毫无人性的將你父亲赶出了公司。資本家根本不管工人死活的。你父亲就这样活生生的被他們折磨死了，可憐临死的时候，連口棺材都买不起。

顧六法：（默默无語）……

陳書記：再拿你自己來說，做学徒的时候，挨罵受打还是小事，学了四年裁縫連件衣裳都不会裁，这一切都說明，劳动人民在剝削階級統治下是沒有自由和幸福的。現在社会的生活怎么样呢！你自己蓋了新楼房，买了全套新傢俱，衣服不是皮就是呢，皮

鞋穿一双揀一双，难怪人家老工人周定法說，他在旧社会活了四十年連双破皮鞋都穿不起，一年到头，晴天雨天都穿着一双破布鞋。你想想，如果没有党的领导，你现在生活能这样幸福嗎？

顧六法：是的，这几天來在同志們的帮助下，我完全認証到我所犯的錯誤是十分严重的，十分可耻的。在旧社会我吃了千辛万苦，可是在今天这样安定和幸福生活的环境里，竟会好坏不分，說出这种荒唐的話來，我的确是太不應該啦。

陳書記：是啊！幸亏党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給你來个悬崖勒馬，帮助你提高了阶级觉悟，把你从资产阶级边缘拉回到我們工人阶级队伍里来，我希望你，要把旧社会的仇恨永远地記在心里，就拿他当作一面镜子，經常地照照自己，对比想想，永远地提高警惕，更好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顧六法：陳書記，我一定記在心里，我向你保証，我从現在开始，不但在政治上加倍的努力学习，并且在劳动生产上决心以更好的积极工作來回答党和同志們对我的帮助。（看表）陳書記，時間不早啦，我該接班了。（起立欲出）

陳書記：好罢！（握住顧的手）你應該把

感謝党的心意，以实际行动做給大家看，我希望你，并且相信你，一定能够說得到，做得到。在很短的时间內，有人一定会來告訴我說：“顧六法是学好了，是轉变了。”

（灯暗轉）

第六場

〔金工車間一角，一只鉗桌，两三只凳子，一个水瓶等简单的道具，中間有一条横幅：“敢想，敢做，大胆地技术革新。”時間在双反运动后，技术革新运动开始的某一个晚上。〕

〔开幕时：鉗桌上亮着灯光，顧六法与另一車工彭大生圍在鉗桌邊，研究炉排背子自動加工的課題。他們用二塊木板代表鋼模，用一根一寸洋圓夾在中間推來推去，然后又在图纸上画上几笔。〕

報告員：同志們！整风运动給我們全国人民帶來了一个新的技术革新生产高潮，顧六法实现了向党的保証。現在他与車工彭大生正在研究一个技术革新的課題。

〔陳書記从台右上，見彭、顧二人低头研究，隨即走过去。〕

顧六法：（发现有人来，亲热地）陳書記。
彭大生：（也招呼）陳書記。

陳書記：你們俩不是早班嗎！怎么到现在还没回去。

顧六法：我跟彭大生正在研究一個課題。

陳書記：（靠近鉗桌）什麼課題？

彭大生：爐排肖子的自動加工。

陳書記：（興奮地）哦！你們在研究爐排肖子，那太好了。如果這個生產關鍵給解決，我們車間今年超負荷十萬時，問題也就不大了。（看二塊木板）現在研究得怎么样啦？

顧六法：初步研究，我們認為可以放在搓絲車上壓。因為爐排肖子跟我們平時所搓的羅絲大小差不多，因此可以搓羅絲也就可以壓肖子。但是里邊還有個問題，就是壓出來的肖子可能有羅紋，而肖子是要光滑的。

彭大生：（拿起桌上木板，對陳）所以我們研究了一副鋼模模型，想請工具車間做一副，那麼軋出來的肖子就沒有羅紋。

陳書記：（听了很出神，很滿意）你們說得有道理，這個建議值得馬上試驗，那麼快去委託單叫工具車間去做。

彭大生：（搖搖頭）我下午就去了，他們說要一星期才可以做好，還說這個木模不合規格，要用圖紙說明。

顧六法：是啊！陳書記，我們兩人畫了三個鐘頭，就是幾條精密斜度圖不好。

陳書記：（看看手表）不要緊，這兩個問題好解決，工具車間張書記剛

和我們一起開過會，會上黨委書記特別強調，支持一切革新建議。他可能還沒走，我馬上去跟他商量一下，叫他們立即配合你們的試驗。另外我寫一張條子，你們兩人去找值班技術員呂德加，請他給你們修改一下圖紙。（寫便條）

顧六法：那太好了。

彭大生：是啊，有書記給撐腰，我們信心就更大。

陳書記：（將紙條給顧）好吧，我們分頭進行。

顧六法：（各人握住陳一只手）謝謝書記。

（燈急暗，又慢慢轉亮。）

（上場的第三個夜晚，顧六法與彭大生二人，將試驗失敗的肖子往鋼模上推去推來，正在研究難題。）

彭大生：壓是壓出來，可是肖子是圓的，我們壓出來的是扁的。（搖搖頭）

顧六法：不要灰心，剛才我去找過李海龍師傅，他說七點鐘下了文化課馬上就來看看。

彭大生：李師傅能來幫助，我想會找出毛病的。（又問顧）你說李師傅還在念書嘛？

顧六法：嘿，他那股钻勁，我們青年人還跟不上呢。

彭大生：（忽有所思）顧六法，你看人家老人那麼專心學習，我們更

應該好好地工作。

顧六法：是啊！就拿試驗爐排肖子來講，人家說你乘電車過站，可是我連做夢都在說，怎麼會壓扁的。我愛人還當床上有東西給壓扁了，一開亮電燈，原來我在說夢話。

彭大生：哈哈，真有意思。

(李海龍挾着一小包書上。)

顧六法：(迎上去)李師傅，你來啦。

彭大生：李師傅，坐，坐。(坐在鉗桌邊)

李海龍：別客氣，你們把鋼模拿來看看。

(彭大生將鋼模、肖子給李。李戴上老花眼鏡，從口袋內拿出鋼尺量量比比。)

顧六法：李師傅，就是扁了一點。

李海龍：(再拿肖子重複看看)我看這個鋼模倒改得不錯，就是兩邊圓角磨得太小，因此壓出來就會扁。小顧，你馬上請工具車間在模子二邊(用石筆畫)磨上這麼個圓眼，再拿來試試。

顧六法：好，我馬上就去。(急下)

彭大生：(倒了一杯水)李師傅，喝杯水。(李抽煙)

李海龍：彭大生，你看小顧最近怎么样？

彭大生：他通過這次整風，真正地提高了階級覺悟，不但學習上積極，並且每個月都超額完成工時定額。

李海龍：這我才放心，青年人就要往好學。昨天我聽人說，小顧與你一塊兒在搞爐排肖子的自動加工課題，我心裏很高興，特別有你

這位青年突擊手一起來搞，更會對他有幫助。

彭大生：那裡，我們應該向李師傅學習。

(顧六法上，工人甲、乙跟上。)

顧六法：李師傅，你看行不行。

李海龍：(看看鋼模，拿鋼尺量量，点点头)可以，可以，拿去試試吧。

(李把鋼模給顧，顧進入台左前面；彭與甲、乙、李在外；李從袋內摸出掛表看時間。)

彭大生：(對里叫)好了沒有？

顧六法：(在內應)好了。

彭大生：开！

(聽見卡達几声响，顧六法拿出一把爐排肖子出來，眾跟至桌前。)

顧六法：(滿面喜色)彭大生，成功了。李師傅你看。(給各人一只肖子)

李海龍：(看着)哈哈，真行啊，排線車他聽你們指揮了。美國佬做夢也沒想到他們造的排線車中國人还能來壓肖子，這一下他們又亏了本啦。

眾：哈哈……

彭大生：(對工人甲)小潘，你拿去檢驗一下，是不是合格。

工人甲：好，我就去。

李海龍：(也對工人甲說)小潘，你再告訴他，只有三秒鐘壓一只。

(小潘應聲下。顧又給李倒水。)

李海龍：(對顧、彭)這一下，你們三個夜晚总算沒白熬。

顧六法：還不能肯定，檢驗報告還沒來。

李海龍：放心好了，我的眼睛跟檢驗員